

江表志卷上

宋鄭文寶著

南唐高祖姓李諱知誥生於徐州有唐鄭王疏屬之枝
派父志祖榮俱不仕帝少孤有姊出家爲尼出入徐溫
家帝亦隨姊往來溫妻李氏以其同姓憐其明慧收爲
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知誥累典郡符溫爲丞相封齊
王出鎮金陵畱帝在都執楊氏政事帝沈機遠略莫知
其際折節謙下中外所瞻纔及弱冠卽秉大權楊都浩
繁之地海內所聞率由儉素無所耽溺內輔幼主外弼

義父延楊祚十餘年帝之力也幼主卽帝位而丞相溫總其兵嘗以讖詞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由是懷逼主禪位之心矣帝加九錫封齊王丙申年執政者欲以楊氏一朝然後受禪烈祖不可遂以國稱唐改元昇元始更李氏名昇追尊丞相溫爲義祖皇帝吳帝爲讓皇帝在位七年年五十六廟號烈祖諡曰孝高陵曰永陵元恭皇后宋氏祔焉子璟立卽元宗也

皇子

元宗晉王景遂

改封燕王
贈太子

齊王景達

改封鄂王
贈太子

江王景

邊

贈中書令
俱元宗弟

宰相

宋齊丘

王令謀

張延翰

李建勳

周宗

嚴球

張居詠

孫晟

使相

李德誠

趙王

張崇

張宣

周本

李簡

王輿

劉

威 劉信

王綰

柴再用

劉金

徐价

馬仁裕

樞密使

杜光鄴

陳褒

將帥

崔太初 王輿 姚景 祖重恩 李鐸

文臣

楊彥伯 高弼 孫晟 李正明 龔凜 蕭儼 成
幼文 賈潭

嚴球爲相是年王慎辭奉使北朝球在病請告烈祖授
以論答凡百事皆中機務球欲一見就宅訪之球覽畢
尤所深美請更添一二事北朝若問黑雲長劍多少及
五十指揮皆在部下柴再用不曾赴任將何以對慎辭

既到北朝一無所問首問黑雲長劍并柴再用所之慎
辭依前致對梁太祖銳意南征卽時罷兵慎辭還朝夜
宿金山嘗有詩云淮船分蠹點江市聚蠅聲烈祖性多
猜忌聞之宋齊丘因而興譖收慎辭以竹籠盛之沈於
江口

魏王知訓徐溫之子也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
弟百年長壽魏王意烈祖寘毒引他器均之曰願與陛
下各享五百歲烈祖不飲申漸高乘談諧竝而飲之納
金鐘於懷袖亟趨而去到家腦潰而終

宋齊丘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贅謁於宋宋知其忤物託以他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堯隨弔客造謁賓司復之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安排唐祚挫強吳盡是先生說廟謨今日喪雛猶自哭讓王宮眷合何如

讓皇遷於泰州永甯宮數年未卒每有枯楊生枝葉延及五歲卽有中使賜袍笏加冠卽日而終

讓皇居泰州永甯宮嘗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門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

遠岫愁千片雨滴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

申漸高嘗因曲宴天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漸高云雨怕抽稅不敢入京翌日市征之令得蠲除

种氏者樂部中之官妓也有寵於永陵生江王景暹烈祖矜嚴峻整有難犯之色嘗作怒數聲金鋪振動种夫人左手擎飯右手捧匙安詳而進之雷電爲少霽後封越國太妃

柴再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左右人竊於其門隙觀之柴
知乃召至後園使觀按習曰隙風恐傷爾眸子

江表志卷上終

江表志卷中

宋 鄭 文寶 著

元宗名璟父烈祖母曰宋太后璟謙和明睿奢儉得中
搜訪賢良訓齊師旅政無大小咸必躬親又善曉音律
不至耽溺知理體洞明物理盛德聞於鄰國矣在吳朝
爲太子諭德後累居丞相嘗於廬山構書堂有物外之
意烈祖卽位爲皇太子烈祖崩於柩前卽位年四十六
在位十九年崩廟號元宗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
陵曰順陵后光穆鍾氏號二保大交泰

皇子

太子冀少亡

陳王少亡

保甯王少亡

慶王宏茂少亡

後

主從儒

韓王從善

改封楚國公

鄧王從益

改封江國公

吉王從

謙降封鄂國公

邵平郡公從度

文陽郡公從信

宰相

宋齊丘

李建勳

馮延巳

徐遊

孫晟

嚴績

陶潛

使相

李德成

王崇文

郭宗

柴克寵

謝匡

朱業

孫漢威

皇甫暉

劉彥真

劉仁贍

樞密使

嚴績

湯悅

李徵古

陳覺

唐鎬

陳處堯

魏岑

僞主

楚王馬希萼

閩王王延政

將帥

馬先進

陳誨

魏詔

何洙

林仁肇

張漢卿

郭彥華

兵仁詡

陸孟俊

王建封

祖重恩

馬

存貴 鄭再誠 張彥卿 劉崇進 張金約 時厚
武彥暉 成師朝 查文徽 許文綦 邊鎬 陳
承昭 高弼

文臣

江文蔚 王仲連 李夷業 游簡言 湯悅 常夢
錫 朱鞏 陳元藻 馮延魯 潘承祐 高遠 張
義方 田霖 高越 賈潭 張緯 鍾謨 李正明
張易 趙宣 陳繼善
元宗爲太子日嘗問安寢門會烈祖酣寢未解夢便殿

有龍據闌檻蜿蜒可懼烈祖旣寢命左右觀之卽太子
也

蘇洪至揚州版築發一冢不題姓名刊石爲銘曰日爲
箭兮月爲弓射四方兮無終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
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隆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
馬叫煙濛濛千年萬歲松柏風

右散騎常侍王仲連北土人事元宗元宗嘗謂曰自古
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之多仲連對曰誠如聖
旨陛下聖祖元武皇帝降爲亳州眞源縣文宣王出於

兗州曲阜縣亦不爲少矣嗣主有媿色

兩浙錢氏偏霸一方苛慘急徵科賦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嘗使越云三更已聞麀鹿號達曙問於驛吏曰乃縣司徵科也鄉民多赤體有被葛者多用竹篾繫腰閒執事者非利不行貧者亦累千家

元宗割江南之後金陵對岸卽爲敵境因遷都豫章舟車之盛旌旗絡繹凡數千里百司儀衛禁校帑藏不絕者僅一載上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旨秦裕藏多引屏風障之吟御製詩曰靈槎思浩渺老鶴憶崆峒

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初太弟景遂江王景邊齊王景達出處遊宴未嘗相捨軍國之政同爲參決保大五年元日天忽大雪上召太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第賜進士李建勳建勳方會中書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卽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分方散侍臣皆有興詠徐鉉爲前後序太弟合爲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冲古主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

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纔記數篇而已御製詩云珠簾
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宵飄律管東風
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
賓朋罇有酒可憐清味屬農家建勳詩云紛紛忽降當
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洒玉墀初散絮密粘宮樹未
妨花迴封雙闕千尋峭冷壓南山萬仞斜甯意 來中
使出御題先賜老臣家鉉詩云一宿東林正氣遮便隨
仙仗放春華散飄白絮惟分影輕綴青旂始見花落砌
更依宮舞轉入樓偏向御衣斜嚴徐更待金門詔願布

堯言賀萬家義方詩云恰當歲日紛紛落天寶瑤花助
物華自古最先標瑞牒有誰輕擬比楊花密飄粉署光
同冷靜壓青松勢欲斜豈但小臣添興詠狂歌醉舞一
家家

陳覺李徵古少日依託鎮南楚公宋齊丘援引至樞密
使保大之末王室多故覺及徵古屢上變言天命已改
請元宗深居後苑委國老攝國事令陳喬草勅喬袖勅
上前曰陛下既署此勅臣不復見陛下矣元宗使鍾謨
言於周世宗曰 罪大臣理合奏啓世宗曰自國家事

我國何預元宗乃命湯悅草制曰忠莫大於事君罪莫重於賣國宋齊丘本一布衣遭遇先帝不二十年窮極富貴陳覺李徵古言齊丘是造國之手理當居攝云云卽日徙齊丘青陽安置覺徵古各賜自盡齊丘至青陽絕食數日後命至家人亦皆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館方始共食家人以絮掩口而卒有黑色一道舟中起至貫九華

朱尊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高尚其事閒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書數卷皆行於世

太平縣聶氏女方十三隨母採薪母爲暴虎搏去蹲之將食女持刀自後跳上虎背用手交運割其頸虎奮擲不脫遂自困死女捨之歸告鄉人共收母屍

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謂所親曰今主上寬大之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左右獻納須得方正之士若目前所覩終恐不守舊業及馮延魯陳覺出討閩中徵督軍糧急於星火建勳以詩寄延魯曰粟多未覺爲全計師老須防有援兵旣而福州之軍果爲越人所敗歸并司空累表致政自稱爲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

時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勲以詩答曰司空猶不受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口求退歸於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歲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勲年德未衰時望方重或有以宋公比之因爲之詩云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捐館之夕告門人曰時事如此吾得保全爲幸已甚吾死不須封樹立碑冢土任民耕鑿無延他日毀斷之弊其後甲戌之歲公卿瑩域爲兵發殆徧獨建勲葬所訖不及禍魏王知訓爲宣州帥苛暴斂下百姓苦之因入覲侍宴

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狀旁一人問曰何綠衣對曰吾宣州土地神今入覲和土皮掠來因至於此張崇帥廬江好爲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江都廬人辛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每年再入覲盛有罷府之耗人不敢指實皆道路相目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嘗爲伶人所戲使一伶假爲人死有譴當作水族者陰府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懶崇亦不慙

馮謐朝堂待漏因話及明皇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今不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敢過望但得恩賜元武湖三十里亦足當矣徐鉉曰國家不惜元武湖所乏者賀知章耳

徐公撰江南錄議者謂之不直蓋不罪宋國老故也國老當淮甸失律之後援引門人陳覺李徵古掌樞密之任且授其意曰天命已著元宗當深居後苑國老監國元宗詔將行陳喬草詔爭之舉皆聞爲臣之道餘可知矣

文憲太子冀旣正儲闈頗專國而又率多不法元宗一日甚怒撻之以毬杖且曰當命太弟景遂代之冀有慙

色他日密使人持醕付昭慶宮使元從範從範從太弟在金陵未幾承範子從乾爲景遂嬖臣宋何九讒搆遂寘之法從範懼而且怨會景遂擊鞠暑渴從範進漿遇醕卽日薨未殯而體已潰矣

元宗誅戮大臣之後暮年於禁中往往見宋齊丘陳覺李徵古如生叱之不去甚惡之因而南幸太子冀旣病數見太弟景遂爲祟於昭慶宮中

前進士韓熙載行止狀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爲價旣及疆境

學海類編
合貢行藏集聞鈞巨鯨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
用殺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
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
名臥一山之蒼翠某妄思幼稚便異諸童竹馬蓬弧固
罔親於好弄杏壇槐里甯不倦於修身但勵志以爲文
每棲心而學武得麟經於泗水甯怯義圖受豹略於邳
圯方酣勇戰占惟奇骨夢以生松敢期隆印之文緬愧
擔簦之路於是攫龍頷編虎鬚繕獻捷之師徒築受降
之城壘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

一箭場中就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進
摧堅壘橫行四海高步出羣姓名遂列於煙霄行止遂
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指腰有劍而袖有鎚時方
亂離迹猶飄泛徒以術探韜略氣激雲霓瞋目張而閃
電搖怒吻發而驚雷動神區鬼甸天蓋地車鬪霹靂於
山中未爲躡捷唱樗蒲於筵上不是會豪蘊機謀而自
有英雄伏勁節而豈甘貧賤但攘袂叱咤拔劍長嗟不
偶良時孰能言志旣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興隆基
聿齊文教聯顯異於中土走明思於外夷萬邦咸貞四

海如砥燮和天地巖廊有禹稷皋陶洒掃煙塵藩漢有
韓彭衛霍豈獨漢稱三傑周舉十人凝王氣於神都吐
祥雲於丹闕急賢共理侔漢氏之懸科待旦旁求類周
人之設學而又鄰邦作畛敵境連封一條之雞犬相聞
兩岸之馬牛相望彼則恃之以力數言而頓見傾亡此
則理之以賢一坐而更無騷動由是興衰之勢審吉凶
之機得上順天心次量人事且向明背暗捨短從長聖
賢所圖古今一致然而出青山而裹足渡長淮而棄繻
派遙終赴於天池星遠須還於帝座是攜長策來詣大

朝伏惟司空楚劍倚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寬絳灌
語兵機則高掩孫吳經授素王書傳元女莫不鞭撻宇
宙驅役風霆牢愁積而髀肉消順氣激而腕臂扼一怒
而豺狼竄匿再呼而神鬼愁驚撻蠻鼓而簸朱旗雷奔
電走掉燕鎚而揮白刃月落星飛命將拉龍使兵擒虎
可以力平鯨海可以拳擊鰲山破堅每事於先登敵無
不克策馬常居於後殿功乃非矜國家付以肺肝用爲
保障勲藏盟府名鏤景鍾今則政舉六條地方千里示
之以寬猛化之以溫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綏戶口而卹

農事謾洒隨車之雨露沃良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沴
氣可謂仁而有斷謙而愈光賢豪向義以歸心奸宄望
風而屏迹行見秉旄仗鉞列土分茅修職貢以勤王控
臨四海率諸侯而定霸彈壓八方遐邇具瞻威名洽著
况復臨廣庭以待士開上宮以禮賢前席請論其韜鈴
危坐願聞於典故古今英傑孰可比論某方越通津已
觀至化及來上謁罔棄諛才是敢輒迹行藏盡鋪毫幅
况聞烏有鳳魚有龍草有芝泉有醴斯皆佳瑞出應昌
期集辛處士謬知人理足以副明君之獎善恢聖代之

樂賢昔婁敬布衣上言於漢祖曹劌草澤陳謀於魯公
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
格實正德之克昭謹具行止如前請準式順義六年七
月歸朝進士韓熙載狀

江表志卷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江表志卷下

宋 鄭 文寶 著

後主諱煜字重光母曰鍾太后太子冀薨後主當立鍾
謨以其德輕志放請立其弟從謙元宗不可遂立煜爲
太子以總百揆元宗初幸洪都畱後主居守金陵數月
元宗殂遺詔煜就金陵卽位稱北朝正朔建隆壬戌歲
也後主天性純孝孜孜儒學虛懷接下賓對大臣傾奉
中國惟恐不及但以著述勤於政事至於書畫皆盡精
妙然頗耽竺乾之教果於自信所以奸邪得計排斥忠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讜土地日削貢舉不充越人肆謀遂爲敵國又求援於
北虜行人設謀兵遂不解矣二十六卽位十四年己亥
國亡封隴西公贈吳王葬北邙鄭國夫人周氏祔起建
隆二年終開寶八年

皇子

清源郡公仲禹 岐王仲宣 少亡

宰相

嚴績 徐游 游簡言 湯悅

使相

林仁肇 王崇文 何洙 湯悅 朱業 景誨 黃
廷謙 嚴績 柴克貞 皇甫繼貞 鄭彥華

將帥

陳謙 陳德誠 孫彥祥 李彥蛇 沙萬金 劉存
忠 胡則 宋克明 高彥 林益 張粲 張遇
馬信仁 蔡振 穆堅 譚宗 張進勅 張仁照
李雄 吳翰 龔慎儀 羅延原 馬承俊 謝彥質
謝文節

樞密使

嚴績 朱鞏 陳喬

文臣

徐鉉 徐鍇 韓熙載 王見貞 張洎 龔隸 張
密 湯靜 朱鏡 喬舜 潘祐 湯濟 湯滂 郭
昭慶 孫舉 伍喬 孟拱臣 高遠 高越 馮謐
李平 張紹 賈彬 田霖 顧彝 趙宣輔
後主嗣位之初夜夢有羊舛 德殿御榻而坐甚惡之
洎乙亥冬太祖弔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楊克讓知府
事故以陰數定也

柳宣爲監察御史居韓熙載門下韓以帷簿不修責授
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議者疑柳宣上言宣爲自明乃
上章雪熙載事後主叱曰爾不是魏徵頗好直言宣曰
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韓熙載上表其略云無漢章
之功可裨於國有滔天之罪自累其身又老妻伏枕以
呻吟雅子環牀而號泣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
舟中泛病身而前去遂免南行後臥疾終於城南戚家
山南後主賜衾被以殮賜同平章事所司以爲無贈宰
相之故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所謂黔婁之衾

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局

後主奉竺乾之教多不茹葷常買禽魚爲放生

北苑水心西有清輝殿署學士事太子少傅徐邈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游別置一院於後謂之澄心堂以皇姪元楸元機元榆元樞爲員外郎及秘書郎皆在其內出入內庭密畫中旨多出其閒中書密院皆同散地用兵之際降御札移易兵士密院不知皇甫繼勳伏誅之後夜出萬人斫寨招討分兵署字不知何往皆出澄心堂直承宣命者謂之澄心堂旨政出多門皆倣此也

宋齊丘爲儒日修啓投姚洞其大略云城上之嗚嗚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恨又曰其如干懇萬端無奈飢寒兩字識者云當須殍死果如其言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文字一紙墜於地中其詞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蚤回顧免教流血滿長江翰攻陷江州殺戮殆盡謂之洗城焉

開寶中將興兵革吉州城頭有一人大面睨目多髮狀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郡人觀之眾所驚異明年國亡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之應也

霓裳羽衣曲自兵興之後絕無傳者周后按譜尋之盡得其聲

二朝父子爲相者嚴何爲嚴績父子爲將者劉信劉彥直王綰王崇文周本周業陳誨陳德誠皇甫暉皇甫繼勳弟兄興彥貞姪存忠亦爲將兄弟承恩遇者馮延巳延魯兄弟有大名者徐鉉徐鍇二人連呼文章則韓熙載伍喬正直則蕭儼常夢錫權勢則鍾謨李德明建康受圍二歲斗米數千死者相籍死無叛心後主殂

於大梁江左聞之皆巷哭爲齋

國中至冤者多立於御橋之下謂之并橋甚有操長釘攜斧而釘脚者又有進立於廟殿庭之下拜者爲拜殿進士曹覲南省下第其實釘足謝泌不第立殿稱冤舉人之風掃地矣

後主卽位之初張泌上言建隆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將仕郎守江甯句容縣尉張某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上書陛下行潦之水言徒善而不廣斗筲之器國虛受而無補雖欲強其不能亦不自知其量也茲當陛下纘

學海類編 卷之五
五
目不圖光臨寶位百姓凝視仰徽猷而注目四方傾聽望德音而疏耳是陛下虛心側席克己納諫將敬逆天恩以布新命慰凡民騶駟之日非有朴直之士不能貢千慮一得之言於視聽也我國家積德累世重華承聖雖疆宇褊小而基構宏大矧賢智前後左右比肩繼踵以導揚休命致康哉之化猶反掌耳又何以規規然如晉公之聽重人齊侯之用老馬豈重人逾百宗之善老馬過管仲之智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此之謂也臣是以待旦不寐齋戒佇思以聞庶裨陛下惟新之政萬分

之一也伏惟我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太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丕祚中否烈祖紹復大勲未集肆我大行嗣之治教休明降年丕永焦勞臞瘠奄棄萬民戶旣歸仁天亦輔德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誰陛下居吳邸庶事康而宗乘睦升儲位總百揆而黎民變當大行齊巡狩之禮陛下膺監國之任兢兢業業神人咸和令若秋霜澤如時雨洎宅夏深室而民無異望臣聞漢文帝承高祖之後天下一家僅三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將相其朱虛東牟之力陳平

周勃之謀宋昌之忠諸侯之助由長子而立可謂宜矣
及卽位戒慎謙讓服勤政事躬行節約思治舉賢良賑
鰥寡除收妻孥相坐之法去誹謗妖言之令不貴難得
之貨不作無益之費其屈己愛人也如此然而晁錯賈
誼賈山馮唐之徒上書進諫必激切至痛哭流涕之詞
者蓋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而文帝優容不拂聖德
允塞幾致刑措王業巍巍千載之下風聲不泯皆勤勉
強而臻於此也今陛下當數歲大兵之後鄰封襲利之
日國困民匱力竭疲勞而內無劉章興居之親朝無絳

侯曲逆之佐可謂危矣非陛下聰明睿智視險若夷豈
能如是乎設使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勢何止於寒心
消志而已陛下以天未厭德民方戴舊則可矣若欲駭
遠近之聽慰億兆之思臣敢冒死言之夫人君卽位之
初必在於發號施令行人之所難行者非率漢文帝之
心以布政則臣不知其可也臣以國家今日之急務略
陳其綱要伏惟陛下畱聽幸甚一日舉簡大以行君道
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彰勸善懲惡四
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

均賦役以綏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廢舉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屈己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褒貶纖芥之惡必去毫釐之善必爲審取與之機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培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開蔽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臣又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言君人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慮危也臣旋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

治雖百穀之仰膏雨不足以喻焉願陛下勉強行之無俾文帝專美西漢臣幸承勲績忝逢昭代書賢能於鄉老第甲乙於宗伯由文章而進位待詔命於金門比八年於茲矣沐大行育材之化聖監不遺當陛下御極之辰王猷未洽若爲優游義府默然無詞則赧然羞而有覩面目矣塵瀆宸聽伏切兢憂臣某誠惶誠恐死罪謹言御批云讀書不祇謂詞賦口舌也委質事人忠言無隱斯可謂不辱士君子之風矣况朕纂承之始正德未敷哀毀之中智慮荒散深虞布政設教有不足仰嗣先

皇下副民望卿居下位而首進讜謀觀詞氣激揚快於披覽十事煥矣可舉而行朕必善始而思終卿無今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於赦書處分者二十八批

江表志卷下終